

中国现代

诗歌

名家名作原版库

鱼目集

卞之琳

著



中国文联出版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卞之琳 鱼目集

● 卞之琳

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我在去年十月,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先是散文,之后是小说、诗歌。现在,散文部分已然出版,小说早已交出,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

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并无更多意图。

关于选编工作,阿英先生在《夜航集》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所选的本子,如果做得出色,“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自然比不上选本,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但,有一点相通的是,选好作家的代表作,也只有“当作一种事业”才能做得好的。而且,除认真外,还应该是行家。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但并无高明深见,自接受这一工作后,颇感吃力。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教,为此

给牛汉、吴思敬、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是应该深谢的。

做过选编工作的人，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访书不得，也就无书可选。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芽，至今不足八十年，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不仅指版本），却比登天还难。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更难得一见。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只有阙如。这是必须说明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限于选编原则，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没有单行本行世，也不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收入本书库的，也还不少，即：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宗白华、俞平伯、冰心、徐志摩、闻一多、王独清、李金发、穆木天、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林庚、何其芳、阿垅、王辛笛、田间、陈敬容、郑敏、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读那时的新诗，真有些百感交集，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仿佛那些诗，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而时间也过得真快，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发端之时，还是去年的初秋，现在，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而且天地也已皆白，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在这样的时候，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不敢说，有多么精彩，但无愧于心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敢懈怠半分。现在，可以放松一点了吧。当然，也不能免俗，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但是，不

为僧，不知头皮冷，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权作序。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

王彬

1993年11月19日

卞之琳 (1910—), 江苏海门人。

卞之琳是“五四”以后现代派代表诗人之一。卞之琳写诗始于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他后来回忆说：“那是我到北平的第二年。我在前一年，在上海读完了两年的高级中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1931年初，徐志摩将他的一些诗交给刊物发表了，从此卞之琳迈进了诗坛。卞之琳的诗含蕴、典雅、克制，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换言之，给诗歌带上一一种客观的冷漠性。卞之琳的处理方式是：“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小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 (parodr)。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当然要随整首诗的局面互换，互换得合乎逻辑。”他的（包括其他现代派诗人）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给中国新诗带来了复杂而又重要的影响。卞之琳的诗以晦涩著称，比如他的《鱼化石》，充满了中西典故，而以个人的联想缝缀，不经作者说明，读者难以把握的。又如《距离的组织》，精心地编织了相对论、占卜术和《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如果没有作者的诠释，也是难以揣摸的。总之他的这些诗确是难以用常识性的逻辑去理解，具有典型的

现代派特征。但是，卞之琳的诗，字字句句可读可懂，境界也具体明朗。比如《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初读之下似乎懂了，但又似乎还有未尽之义，回味几遍，含蕴却更多了。这样的诗当然是其他流派所不能替代的。卞之琳曾经自谦：“事过几十年，这些小东西，尽管还有人爱好，实际上只是在一种历史博物馆或者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里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而客观的评价是他的那些抒情短篇：“含蓄亲切，意味隽永，犹如一座无穷的诗艺宝藏。”如同何其芳一样，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经历了两个时期，1938年以后，他走出书斋，面向抗战现实，诗风也为之大变了。卞之琳的诗集1949年前有《三秋草》、《鱼月集》、《慰劳信集》以及《汉园集》中的《音尘集》和《十年诗草》。1979年他出版了《雕虫纪历》，收入了1930至1958年的新诗，是一个能够反映他创作历程全貌的诗集。

《鱼目集》，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分四辑，收新诗二十九首，书前有作者《题记》，是卞之琳的代表诗集。

题 记

多承书店不弃，可以这样说，答应印我的所谓诗者，这已是第四次，可是这本小书的出版也许还要算我的第一次示众。只登预告，只发表题记，倒自有其好处，出书瘾也算过了，胡诌的东西又可以不借手他人，而由自己让时间去淘汰。尤其从去年年底因为要与朋友何其芳李广田凑一本“汉园集”（现在商务，尚未出版）把内容较为调和的一部分抽去了以后，更想任一切都石沉大海了。现在却有一个意外的机会又要我把这些贱骨头捞出来，仿佛孽缘未尽，活该显丑。缘，实际上倒真有一点，是一笔小债，但并非如去年生活出版“我与文学”中我那篇“印诗小记”上所说的“诗债，”那是印错的，我并未欠什么人什么“诗债，”我的意思倒是“书债，”当时写的是“宿债，”因为屡次宣传出书，朋友们要，答应了又不能送，仿佛欠了债，其实无所谓。但自从写了那篇小记后，我倒为了这些小玩意儿欠了一小笔钱债。现在这笔小债就成了一口网，一口怪网，大约如蜘蛛网可以捞露珠。捞出来的说得好听是“鱼目，”其实没有那么纯，也无非泥沙杂拾而已。想象到这儿，我仿佛站在一片潮退后的海滩上。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卞之琳记

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最近忽然又写了几首诗，索性连同今年早先写就的二三首一起收在这里，作为第一辑。这些算是新作，但搁过几时自己再看到，当又觉得生疏了。

十月底补记

总 目

1. 胡适：《尝试集》
2.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
3. 刘半农：《扬鞭集》
4. 郭沫若：《瓶》
5. 徐志摩：《志摩的诗》
6. 宗白华：《流云小诗》
7. 王独清：《圣母像前》
8. 闻一多：《死水》
9. 穆木天：《旅心》
10. 李金发：《微雨》
11. 俞平伯：《冬夜》
12. 冰 心：《春水》
13. 废 名：《招隐集》
14. 戴望舒：《望舒诗稿》
15. 冯 至：《十四行集》
16. 臧克家：《烙印》
17. 阿 垅：《无弦琴》
18. 卞之琳：《鱼目集》

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 19. 艾 青:《北方》
- 20. 林 庚:《春野与窗》
- 21. 何其芳:《预言》
- 22. 王辛笛:《手掌集》
- 23. 田 间:《给战斗者》
- 24. 陈敬容:《交响集》
- 25. 郑 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
- 26. 穆 旦:《穆旦诗集》

目 录

题记.....	(1)
---------	-----

第一辑

圆宝盒.....	(2)
航海.....	(4)
静尘.....	(5)
寂寞.....	(6)
断章.....	(7)
归.....	(8)
距离的组织.....	(9)

第二辑

叫卖	(12)
过节	(13)
苦雨	(14)
墙头草	(15)

第三辑

奈何	(18)
群鸦	(19)

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噩梦	(20)
黄昏	(21)
傍晚	(23)
寒夜	(24)

第四辑

新秋	(26)
海愁	(28)
胡琴	(29)
落	(30)
倦	(31)
入梦	(32)
发烧夜	(33)

第五辑

酸梅汤	(36)
中南海	(38)
路过居	(39)
西长安街	(42)
春城	(45)

第一輯

圆宝盒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
捞到了一只圆宝盒，
装的是几颗珍珠：
一颗晶莹的水银
掩有全世界的色相，
一颗金黄的灯火
笼罩有一场华宴，
一颗新鲜的雨点
含有你昨夜的叹气……
别上什么钟表店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骨董铺
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你看我的圆宝盒
跟了我的船顺流
而行了，虽然舱里人
永远在蓝天的怀里，
虽然你们的握手
是桥——是桥！可是桥

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
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
或他们也许也就是
好挂在耳边的一颗
珍珠——宝石？——星？

七月八日

航 海

轮船向东方直航了一夜，
大摇大摆的拖着一条尾巴，
骄傲的请旅客对一对表——
“时间落后了，差一刻。”
说话的茶房大约是好胜的，
他也许还记得童心的失望——
从前院到后院和月亮赛跑。

这时候睡眠朦胧的多思者
想起在家乡认一夜的长度
于窗栏上一段蜗牛的银迹——
“可是这一夜却有二百哩？”

十月二十六日